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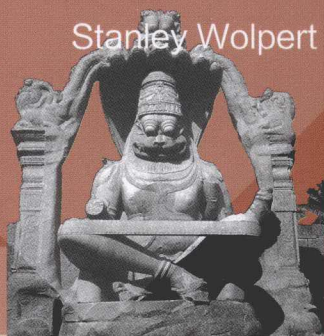
印度史

斯坦利·沃尔波特 著

李建欣 张锦冬 译

A New History of India

Stanley Wolpert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CAMBRIDGE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A New History of India

印度史

斯坦利·沃尔波特 著
李建欣 张锦冬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史/(美)沃尔波特著;李建欣,张锦冬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5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786-1

I. ①印… II. ①沃… ②李… ③张… III. ①印度—
历史 IV. ①K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4663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09-286 号

A New History of India (Eight Edition) by Stanley Wolpert
Copyright © 1977, 1982, 1989, 1993, 1997, 2000, 2004, 2008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8.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Orient Publishing Centre, China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赵 明
技术编辑:徐儒静
装帧设计:罗 洪

印度史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 毫米 1/16

字 数:463 千字

印 张:33.5

版 次: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786-1

定 价:6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

中文版序言

中国与印度,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新兴超级大国,各自都孕育了繁荣了 4 000 多年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因李建欣、张锦冬两位学者对我的《印度史》的翻译,联想到几百万的中国学生现在能够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学习印度历史,我非常高兴。

今天,高科技时代和云计算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加快了个人、文化、政治和金融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实现了信息的即时传递,使我们准确地理解彼此的观点和信仰成为最重要的事。

印度与中国在 1954 年倡导的五项原则(Panch Shila)呼吁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作为实现和平共处的最佳途径。在引导自己的国家走上和平外交大道时,这些文明与合情理的原则依然为亚洲领袖们提供了一种可供采用的模式。

我最好和最有智慧的朋友之一,肯尼思·加尔布雷斯(Kenneth Galbraith)曾经告诉我:“其民众的大多数都是受过教育的人的民族很少互相争斗。”我愿意相信它是真实的,并且会加上“尤其是那些互相了解彼此历史的民族”。中国与印度越互相认识到对方对医学、数学、科

技、艺术、文学和哲学的贡献,他们的领袖们就越能竭力强调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越能够改善有幸生活在如此开明政体中的 25 亿人民的生活。

斯坦利·沃尔波特

2011 年 9 月

英文版(第八版)序言

在过去的 20 年中,印度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债务国一跃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和南亚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商业巨头,从通用电气、福特到微软和戴尔都到印度外购并寻求技术支持。获得独立以来的 60 年间,印度的人口翻了四倍多。它的最富裕的 4 亿人享受着城市化的现代生活的一切奢侈与机会,以及土地富饶、灌溉便利(每年生产两到三季作物)的乡村的惬意。而印度最贫穷的 3 亿无地的劳动者却也一直生活在缺乏可饮用水或充足的食物之中。

60 年前,印度的首都新德里仅仅是 25 万人的家;今天,它扩大到 400 多平方公里,居住着 1 500 多万人。自本书上一版发行四年来,在印度原有的 12.5 亿人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约 7 000 万人(法国与爱尔兰人口之和)。

2004 年举行的全国大选带来由进步的国大党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UPA, 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 联盟,同盟)政府执政,1991 年,金融改革的卓越的设计师曼摩罕·辛格(Manmohan Singh)出任总理,此次金融改革促使印度萧条的保护主义经济向全球投资开放,开始了增长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

我对在过去 60 年间在印度史方面赐教良多的许多睿智的导师们、亲爱的朋友们和学生们心存感激。尽管我不能在此列举曾经帮助我的

所有人的名字,但我必须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宾夕法尼亚大学南亚地区研究系(the South Asian Regional Studies Department)的创办者和第一任主任、该系首位梵文教授诺尔曼·布朗(W. Norman Brown),他把我引入古老印度的神圣语言、赐予我解开多姿多彩的文化之奥秘的锁钥。50年前,诺尔曼·布朗将我引入印度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而我的另外一位最卓越的导师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 Kenneth Galbraith)就印美关系使我深受教益,与我从诺尔曼·布朗那里获得的关于梨俱吠陀时代的教益一样多。拥有二位如此睿智而慷慨的导师,我感到三生有幸!我还必须感谢霍尔登·福尔伯(Holden Furber)在我博士研究期间的辛勤指导,并帮我引见其伦敦的好朋友西里尔·亨利·菲利普斯(Cyril Henry Philips)、珀西瓦尔·斯皮尔(Percival Spear)和巴沙姆(A. L. Basham)。

我感谢优秀的学界朋友恩斯利·艾姆布利(Ainslie Embree)、埃里克·斯托克斯(Eric Stokes)、肯尼斯·巴尔海契特(Kenneth Ballhatchet)、大卫·考普夫(David Kopf)、维什奴·纳莱因(Vishnu Narain)、布里顿·马丁(Briton Martin)、拉吉莫罕·甘地(Rajmohan Gandhi)、斯蒂芬·海(Stephen Hay)、朱迪思·布朗(Judith Brown)、理查·帕克(Richard Park)、阿克巴·阿赫迈德(Akbar S. Ahmed)、休·廷克(Hugh Tinker)、哈菲兹·马立克(Hafeez Malik)、查尔斯·海姆萨特(Charles Heimsath)、塔潘·雷乔杜里(Tapan Raychaudhuri)、卡伦·伦纳德(Karen Leonard)、乔克·麦克莱恩(Jock Mclane)、莱格哈凡·依耶尔(Raghavan Iyer)、斯蒂芬·科恩(Stephen P. Cohen)、鲍勃·弗赖肯伯格(Bob Frykenberg)、乔·艾尔德(Joe Elder)、迪克·西斯辛(Dick Sission)和迪利普·巴苏(Dilip Basu),他们在过去50多年给予了我启发性的帮助和对我的著作的善意的批评。成千上万的学生选择了我印度史的课程,但只有几十位献身于印度,成为热诚的学者和教师,我感谢他们每一个人:拉居·“乔治”·托马斯(Raju “George” Thomas)、拉维·卡利娅(Ravi Kalia)、布兰达·奈斯(Brenda Ness)、悉达·拉曼(Sita Raman)、阿诺德·卡敏斯基(Arnold Kaminsky)、宇

瓦拉吉·普拉萨德(Yuvaraj Prasad)、罗杰·朗(Roger Long)、马克·吉尔伯特(Marc Gilbert)、桑迪·格列格(Sandy Grieg)、尼尔·乔克(Neil Joeck),他们都对印度史这一十分复杂的课程贡献良多。

我们“许多年前”首次访问印度时,几位印度朋友就友爱地“收养了”多萝西(Dorothy)和我自己,为他们喜爱我们并邀请我们到他们家,我特别要感谢他们每个人和他们出色的家庭成员:劳·萨希卜·帕特瓦德罕(Rao Sahib Patwardhan)和他的“潘达瓦”(Pandava)兄弟们、英德尔吉(Inderji)和希拉·古吉拉尔(Shiela Gujral)、马德胡卡尔(Madhukar)和图尼·沙(Tunni Shah)、契霍特(Chhote)和马赫什·巴拉尼(Mahesh Bharany)、多克托尔吉(Doctorji)和马尔瓦夫人(Mrs. A. S. Marwah)、马杜(Madhu)和哥皮·迈塔(Gopi Mehta)和舍依拉·卡利亚(Sheila Kalia)。

我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对我的著作的坚定信任,布赖恩·惠尔(Brian Wheel)和劳拉·兰卡斯特(Laura Lancaster)对加快本书第八版付梓的友善的帮助我也充满感激。

最后,无论如何都要感谢我亲爱的妻子多萝西,还包括我们可爱的儿子们:丹尼尔(Daniel)和亚当(Adam),当然还有黛布拉(Debra)和凯蒂(Katy),感谢他(她)们让我拥有了聪明而英俊的孙子萨姆(Sam)、马克斯(Max)和赛宾(Sabine)。祝愿和平会回到我们长期以来饱受折磨的世界并将福祉惠及整个南亚!

斯坦利·沃尔波特

2007年8月于洛杉矶

中文版序言 / 1

英文版(第八版)序言 / 1

第一章 生态环境 / 1

第二章 印度河文化(约公元前 2500 —
前 1600) / 9

第三章 雅利安时代(约公元前 1500 —
前 1000) / 19

第四章 北印度的征服和统一(约公元前 1000 —
前 450) / 33

第五章 印度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公元前 326 —
前 184) / 51

第六章 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和经济、文化上的
繁荣(约公元前 184 —公元 320) / 64

第七章 古典时代(约 320 — 700) / 83

第八章 伊斯兰教的影响(约 711 — 1556) / 101

第九章 莫卧儿帝国的统一(1556 — 1605) / 122

第十章 西欧的先锋(1498 — 1669) / 131

第十一章 伟大的莫卧儿帝国(1605 — 1707) / 146

第十二章 莫卧儿帝国的衰落(1707 — 1764) / 166

第十三章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1765 —
1793) / 186

第十四章 新莫卧儿人(1793 — 1848) / 200

第十五章	统一、现代化与起义(1848—1858)	/ 224
第十六章	女王统治——一个新秩序(1858—1877)	/ 237
第十七章	印度民族主义——第一次运动(1885—1905)	/ 248
第十八章	统治机器的加固(1885—1905)	/ 264
第十九章	叛乱、镇压和改革(1905—1912)	/ 274
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1914—1919)	/ 286
第二十一章	走向独立(1920—1939)	/ 303
第二十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1939—1946)	/ 333
第二十三章	尼赫鲁时代(1947—1964)	/ 356
第二十四章	从集体领导到英迪拉统治(1964—1977)	/ 376
第二十五章	从人民党统治到英迪拉·甘地的被暗杀(1977—1984)	/ 406
第二十六章	拉吉夫·甘地的统治(1984—1991)	/ 420
第二十七章	印度经济面向全球化(1991—1999)	/ 440
第二十八章	印巴冲突的逐步升级和恐怖统治(1999—2006)	/ 455
第二十九章	印度的今天(2007—2008)	/ 470
索引		/ 478
译后记		/ 522

第一章 生态环境

印度因印度河而得名,4 000 多年前,肥沃的印度河岸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城市文明。这个独特文明在南亚产生、发展并绵延不绝达 4 000 年,与西方、中国文明鼎足而立,同为世界上最灿烂的文化体系。印度思想的成熟、印度艺术的华美、印度帝国统一的力量和财富赋予印度历史无与伦比的辉煌。早在基督纪元起始之前,印度就激发了遥远地区人们的想象,吸引从马其顿到中亚的统治者入侵次大陆并试图征服它的人民、获得他们的艺术品。更近一些时期,其他入侵——无论是由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热诚所发动或被对商业利益、权力的觊觎所刺激——给南亚带来新的移民潮。每次入侵都为印度的庞大人口增加了多样性,为其丰富的文化模式增添了复杂性;而且,原初文明的许多最早的种子都以清晰地得到辨识的形式得以存留。就像早就突出于大榕树主干的树枝一样,印度文明的伟大传统经过一代一代的传播,越过了它们由之诞生的次大陆,从无数的地方传统中吸取营养,常常屈从于征服,但基本上经受住了变化。

3

述说印度历史必须从印度文明在南亚生态环境中的出现说起。南亚次大陆包括从西部的兴都库什(Hindu Kush)和俾路支山脉(Baluchi Hills),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Great Himalayas),到东部的缅甸山脉(Burmese mountain)和南部的印度洋(Indian Ocean)的广袤地区,总计

4 150 多万平方公里。这块风筝状的次大陆上,它的南北和东西支架各绵延约 2000 公里,差不多可以看到每一种地形、气候和地理形式:从低于海平面的荒漠到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也译为埃佛勒斯峰[Everest]29 028 英尺);从终年干旱的到地球上最湿润的地带(阿萨姆[Assam]的乞拉朋齐[Cherrapunji],平均每年有 426 英寸的降雨);从半岛古代前寒武纪的花岗石(约 50 亿到 200 亿年)到北部相对年轻的一排新生代山脉(约 6 亿年)。

从地理上讲,次大陆大略可以被划分为三个主要水平区域:北部山脉地带;它相邻的、由它而生的印度河-恒河冲积平原;南部的半岛地块,最初可能是非洲的一部分。北部山脉形成天然的屏障,可以阻挡入侵的军队和来自北冰洋的风,为南亚遮挡严寒,甚至远胜于对军队的阻挡,而且使印度平原北纬 30 度以北地区一月份平均气温达 50 华氏度以上,而次大陆其余地区享受着 80 华氏度的暖意。尽管印度的最南端低于赤道以北 8 纬度,拜北方屏障所赐,全年的气候都是亚热带的。炎热是印度生态环境最普遍的特征,因此直到今天太阳和火仍被印度教崇拜,这是毫不奇怪的事情。尽管炎热对印度思想、工作习惯和健康的影响无法度量,但它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中国与印度的文明形成对照,尤其是它们在现代所取得的成就,炎热对印度生产力的消极影响是一个几乎不能被低估的因素。

也许由于印度的炎热,水在印度人的生活和思想中总是充当着特别神圣的角色。印度河水系的水域,其中一个较小的支流是索安(Soan),成为北印度文化的摇篮;而且,与旁遮普(Punjab,“五河之地”)和信德(Sind)的冲积山谷一样,其裹挟着淤泥的激流,是喜马拉雅冰雪常年带来的礼物。

5 人类在南亚聚居的最早的遗迹是人们发现的、散落在索安河谷(位于现在巴基斯坦北部)的石片。这些原始的工具或武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在北印度出现时留下的唯一的遗迹。它们似乎显示在第二间冰期(20 万至 40 万年以前)的某个时期,人类曾越过西北部的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 Mountains)移居南亚,或者可能从他们最初在中亚或东

亚的聚居地直接翻越高耸的喜马拉雅山(“雪的居所”),在那里发掘了旧石器时代的骨骼遗骸和原始石器工具。

由中国西藏南部的冰川供给水源,印度河在急转向南之前,向北、向西穿过克什米尔,几乎流经了 1 000 公里,在经过南伽峰(Nanga Parbat)时切割成峡谷,向下通过马拉根德山口(Malakand Pass),接纳了阿富汗喀布尔河(Kabul River)的水源。这两条河在犍陀罗(Gandhara)地区(正位于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之北)合流,它成为历史上军队从西部侵入印度的最好的途径。北印度另外两支较大的河系,亚穆纳-恒河(Yamuna-Ganga)与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都发源于西藏冰川的同一地区,如此地靠近印度河的发源地以致它们可能曾经属于唯一一个浩瀚的湖泊,其史前的统一和宁静可能曾被喜马拉雅山喷发的巨大力量所打破,使它们的水源向各个方向分流。这种古代河水的自然转移为南亚的北部平原带去了成吨的沉积土并且日积月累使其土壤肥沃,多产果实,现在它在政治上的反映是:次大陆被划分为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三个部分。这三个国家分别主要依靠印度河、亚穆纳-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印度人长期以来把“母亲恒河(Mother Ganga)”崇拜为女神。赫尔德瓦尔(Hardwar)——在这里,恒河以奔流的力量从它的峭壁中冲出,然后平静地流经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平原——只是许多圣城(包括安拉阿巴德[Allahabad]和瓦拉纳西[Varanasi])中的第一个,这些圣城标示恒河 1 500 多公里的新月状的路线,直到东部的孟加拉湾。在孟加拉三角洲上,恒河的出口与“梵之子(Brahma's Son,布拉马普特拉河)”之出口汇合,它在拉达克山脉(Ladakh Range)之北的 1 000 公里之旅,只是在它折回拉达克山脉并在不丹与缅甸之间开辟道路进入“孟加拉的土地(Bangladesh)”时才终结。

从地理学上讲比较年轻的北部多座高山之南和它们的冲积平原位于贫瘠的荒漠之地(拉贾斯坦[Rajasthan])和多岩石的温迪亚(Vindhya)与萨特普拉(Satpura)山脉,它们是中印度古老的山峰。位于北回归线南面的这一中央山脉给北南印度便捷的交通总是构成难以

- 6 克服的自然屏障,这在印度大部分历史上激励人们在温迪亚-萨特普拉-焦达讷格布尔(Vindhya-Satpura-Chota Nagpur)这一分界线的北部和南部发展实质上独立的文化和帝国。

德干高原(Deccan Plateau)隆起于塔普蒂(Tapti)河之南,在萨特普拉山(Satpura Range)以下,像一张被风雨剥蚀的旧桌子一样向东倾斜,迫使南印度的主要河系——默哈讷迪河(Mahanadi,“大河”)、戈达瓦里河(Godavari)、克里希纳河(Krishna)、高韦里河(Cauvery)都流入孟加拉湾。德干高原的西边是一个像脊柱似的山屏,被称做西高止山脉(Western Ghats),平均约有3000英尺高,收获了每年由阿拉伯海吹来的西南季风中的大部分降雨。因此,德干高原的大部分都是干旱、贫瘠的劣地,就像美国的西南部。不过,西印度狭窄的沿海地区更像热带雨林,接受着每年100到200英寸的降雨。马拉巴(Malabar)海岸这一地区是世界上种植胡椒、肉豆蔻和其他香料最好的地区,这些调味品对西方人的胃口是一个强烈的诱惑。

缺少由北部长年雪水源源不断供给的河流的馈赠,南印度总是依赖降雨来获得水源。直到今天,南印度的农民还以仪式上的舞蹈和狂热的崇拜来欢迎每年6月季风的到来。在孟加拉和沿奥里萨(Orissa)邻近海岸线的地区,季风常常伴随着飓风来到。在对阿萨姆发泄完它的暴怒之后,雨水向西移动,受喜马拉雅山的阻挠,降水偏移至恒河平原,北方最远至德里。

每年为南部带去恢复元气的雨水的季风,也可能由东非沿海路给印度半岛输送第一批居民,大约与东亚移民首次漫游到北部的索安河谷同时。而且,除了工具,我们并没有得到骨骼遗骸来告知我们旧石器时代南印度游牧部落的情况,这里的工具都是石核用具,而不是原始石器。在德干高原的西部、中部和东部都发现有粗糙的石斧,但由于这些早期发现中绝大部分都位于半岛东部海岸(科罗曼德尔[Coromandal])的马德拉斯(Madras, 金奈[Chennai]),这种以石头为核心的生产被称为马德拉斯工业。它的技术和产品几乎与南非和南欧的一样。

- 8 因此,在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并且是最漫长的时期,在南亚至少有两

个相距遥远而又相互独立的人类聚居和文化发展区域。什么导致一个人群把原始石器作为他们的主要工具或武器,而另一个人群却坚持用石核工具呢?难道是因为一个最初崇拜山神,而另一个崇拜母神吗?当他们首次形成语言工具时,他们的语言是怎么不同呢?历史对这些问题并不提供答案。不过,我们知道达罗毗荼语(Dravidian)一直是南印度占统治地位的语系,它是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与印欧语(Indo-European)、北印度的印度-雅利安语(Indo-Aryan)迥异。长期以来南亚还有其他几种有代表性的大的语系,包括北部的汉藏语系(Sino-Tibetan),还包括为与世隔绝的山民所使用的许多种部落语言,像与东南亚的孟-高棉语(Mon-Khmer)相关的扈达语(Munda)。从历史上讲,我们只能有把握地确定相对晚近的印欧语言的产生时间,尽管人们已对达罗毗荼语开展了许多学术研究,原始达罗毗荼语的语法还没有被发现。因此,我们还没有办法有把握地确定讲达罗毗荼语的人在印度土地上出现的时间。一些南印度的分离主义者要求建立一个“自治的”达罗毗荼斯坦(达罗毗荼人的土地),他们以下面的主张为根据:“达罗毗荼文明”要早于北部的雅利安人的出现,他们只是后来才征服印度半岛的人民,并把他们“较低级”的文明强加到他们之上,但是历史并没有提供支持这种主张的正面证据。

在大约开始于公元前3万年的中石器时代,在长期以来阻碍人类进步的冰河最后退去之后,人类似乎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移民,从东非或南欧移民至南亚。在德干高原的表面散落了许多细石器,直至中印度,甚至在旁遮普也有发现。这些小型的石头武器被称为小工具(pagmy tools),它们与在法国、英国和东非发现的如此相像,以至于有可能是由与南亚旧石器时代前辈迥异的猎人和食物采集者带到南印度去的。在中印度穿越温迪亚与萨普特拉山的讷尔默达河(Narmada River)河谷中的发现显示了那一地区由早期至中期石器时代人们的进化路线。

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波斯,印度的西部邻居们在公元前9000至1.5万年间完成了由原始狩猎和食物采集到作物种植的转变,这种

转变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和文明的到来。新石器革命于公元前 8 000 年发生于南亚,大约是在西北部边陲的俾路支(Baluchistan)的山地发现了新石器时期最早的村落,在那里驯养着绵羊和山羊,种植着小麦和大麦。

从生态学上讲,南亚的印度-伊朗(Indo-Iranian)边疆可能是被视为不足以支撑半干旱农业和畜牧经济的唯一地区。一年不足 10 英寸的降雨,还都集中在冬季,长期以来那里一直是发展干旱农业和随季节变化把牲畜在山地和草地之间迁移的地区;村落遗址与养殖的多样化可能反映了半游牧职业者的数量还相当小。这些俾路支村民们用土坯建造房屋,使用石制或骨制工具,驯养绵羊、山羊和牛。在最早的遗址里还没有发现金属或陶器,不过,此后这一地区曾生产了手工制作的黄红色泥罐。在奎达(Quetta)之北不到 100 公里的地方,在兹霍布河(Zhob River)河谷的许多遗址里发掘出了南亚边境很早有人定居的有趣的证据。来自这些发掘地点的母神小塑像尽管未注明日期,却显示:印度当时最流行的崇拜形式也可能是它最古老的崇拜对象。赤土制作的、背部隆起的公牛也在兹霍布河谷被发掘出来。公牛后来与印度教的湿婆神(Shiva)紧密相关,被作为大神的神圣化身神牛(Nandi)而被崇拜。除此之外,在这一地区还散落着许多男性生殖器模样的石质物品,进一步显示了某种类型的古代生殖崇拜,类似于之后与湿婆有关的崇拜,它的主要崇拜对象一直是石质男性生殖器。在靠近莫克兰(Makran)海岸的俾路支南部,发现了其他一些早期的村庄遗址,其中一些遗物一般被归类为一种库利(Kulli)文化,它的暗黄色陶器与它的西邻很相似,但它习惯的埋葬方式似乎是火葬,后来成为印度人最常见的埋葬形式。在这一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女神”泥塑像和小公牛。陶器的一些几何图形,像心形的菩提树(pipal,无花果树)树叶,一直是印度文明的重要宗教与艺术符号。大约 3 000 年后,一般认为佛陀正是坐在一棵菩提树下开悟的。

相邻的印度河谷(Indus Valley)平原,从生态上讲与尼罗河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谷非常相似,都是新石器文明的摇篮。它是一个半

干旱区,并不需要铁器来清理和整顿,并且河水冲刷下的充足的淤泥可充当天然肥料。印度河道长廊林可烧制足够的砖,用于建造和周期性(大约每隔 140 年)重建印度河谷的城池。以下一点似乎也是清楚的:逐渐被农业和放牧所驱赶或毁灭的规模较大的、最难以捉摸的印度河谷的动物,像虎和犀牛,事实上是河岸边长长的野草和开阔的林野中天然的动物群。从来没有在中印度西部被发现的大象似乎被转移到了信德(Sind)。到公元前 7 000 年,移居者们在波伦山口(Bolan Pass)脚下的迈尔伽(Mehrgarh)安顿下来。那里新石器时代的土墩逐渐长到超过 30 英尺高,其中发掘出了石刀和骨质工具,还有泥塑像。

村落文化几乎同时产生于上述的俾路支山地,这一时期显然比伟大的印度河城市文明要早一些。1929 年发现的第一个这样的村落阿姆利(Amri)位于信德,距印度河谷不过 1 公里,地处刚刚高于水位最高点的河岸上。究竟印度早期的村民用了多长时间才生产出足够剩余的小麦和大麦,并发展出相应水平的技术能力,以使他们能够实现从村落文化到城市文明的跨越,这实在难以说清楚。500 年对于完成这样一种历史跨度的社会变迁来说几乎不算太长。无论如何,阿姆利至少显示出四个发展阶段,它们都早于印度河文明的更高级的阶段。从粗陋的壕沟里发掘出被埋藏的手工陶器和贮藏罐,这一遗址还发掘出了晚些时期的、上有复杂、精细的几何图案设计的暗黄色陶器,它们是在轮子上制作的,还有紫铜和青铜碎片。这一村落文化最后一个阶段的土坯建筑与上有美丽彩绘的陶器联系在一起,这些陶器上绘有背部隆起的印度公牛(zebu)和其他被驯养的动物。分别与印度河有相同距离的几个地方,最近的是在科特·迪吉(Kot Diji),印度河文明的南部伟大的“首都”——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西北大约 25 公里处,发现了几个类似的村落。

印度河谷东部的拉贾斯坦(Rajasthan)沙漠地区在 4 000 至 5 000 年以前似乎拥有与信德一样的生态环境,那时尚未干涸的萨拉斯瓦蒂“河”系(Saraswati)流过它长长的贫瘠沙地注入阿拉伯海。在印度北部的“首都”哈拉帕(Harappa)东南 120 公里的卡利班根(Kalibangan),

11